

20世纪旅外华人散文百家

20世纪女性散文百家

20世纪学者散文百家

20世纪旅外华人散文百家



福建教育出版社

杨际岚

(闽)新登字 02 号

20 世纪旅外华人散文百家

杨际岚 编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市梦山巷 27 号 邮编 350001)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三明报社印刷厂印刷

(福建三明市新泉路 6 号 邮编 365001)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7.875 印张 432 千字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300

ISBN7-5334-3425-X/G·1075 定价:(平)14.50 元 (精)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生产科负责调换

序

孙绍振

长期以来,我和一些同行有一种共识,论小说,80年代以来,大陆胜过台港海外远甚,不论在文化背景的深厚及人物心理的深度上,大陆作家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论诗歌,这种差距就小一些,甚至,在洛夫和余光中那里传统文化积淀的丰富,远远胜过舒婷和北岛,顾城就更望尘莫及了。但北岛和舒婷仍然在心灵表现的深度和广度上,有不少超越洛夫、余光中之处。

但要说到散文,大陆作家的优势就变成了劣势。

—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探究一下个中缘由。

大陆散文家中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那就是老年散文的兴盛。不像在诗中那样,年轻人处于领先地位,也不像在小说中,中年人和青年人一起处于领先地位,在散文中恰恰是年迈力衰的文坛宿将比之血气方刚的少男少女表现出可贵的从容和凝练。

一谈起大陆的散文,我们首先想起的往往并不是周涛、张承志、史铁生、贾平凹、斯好、唐敏等等,而是孙犁、汪曾祺、杨绛甚至巴金,是他们以世事的洞明和人情的练达,在散文领域独领风骚。自然,余秋雨的崛起是一个例外。这是需要另外专门研究的。

因而有诗属于青年，小说属于中年，散文属于老年之说。

然而“老年散文”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而不是一种规律。中国现代散文文体意识的确立和艺术成就的奠基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的第一个十年，关于那时的散文成就，鲁迅后来在《新文学大系小说集导言》中说过，比小说和诗都突出，然而那时的散文大家不论是鲁迅、周作人，还是稍后的郁达夫、丰子恺，最多不过三、四十岁。

直到新时期，一大批老作家重新走上文坛，散文才在孙犁、杨绛、汪曾祺的笔下恢复了自己真正的艺术生命，而在余秋雨笔下则得到了发展。

二

在这本选集中，水平参差错落，就整体而言，成就最高的散文作家当然首推旅居美国的一群，这些作家中绝大部分来自台湾。他们即使写到对台湾的回忆，甚至涉及五、六十年代社会背景，都一笔淡淡带过。我想，如果这些散文家，像当年大陆的许多散文家那样，或者像台湾的李敖那样，直接地以政治事件为题材的话，超脱的、自由的心态和独立的而非依附性的散文的文体意识，仍然很难健康地发展。值得庆幸的是，海外散文作家不像诗人那样易于为外部事变所震动，他们把艺术的审视焦点放在更为深奥、更为隐秘、更为复杂的灵魂深处。他们更忠实于生命本身的体验，不倦地勘探自己的情趣。人伦、亲情、友谊、传统文化，是他们取之不竭的源泉。

在他们的散文中，很明显地表现了一种审美的独立意识，散文的情趣本身的自洽意识，它并不需要依附任何外部的价值来增大它的光圈。正因为这样，张爱玲在写《洋人看京戏及其它》时，并没有附加任何民族主义色彩，看戏本身很自然地生出许多隽永的趣味、智慧。比如，她看《纺棉花》时居然离开了戏的轻佻内容，借题发

挥说：“中国人喜欢法律，也喜欢犯法。所谓犯法，倒不一定是杀人越货，而是小小的越轨举动，妙在无目的。路旁竖着‘靠右走’的木牌，偏要走到左边去。《纺棉花》的犯规，就是一本这种精神，它并不是对于平（京）剧的基本制度的反抗，只是把人所共仰的金科玉律，佻佻地轻轻推搡一下——这一类的反对，其实即是承认。”

像这样的议论，就其本身来说是否公允，是可以讨论的，然而他的价值不在于议论的科学、准确，而在于议论的趣味，有点偏颇才妙，不太恰当才有趣。如果傻乎乎地把“中国人喜欢法律，也喜欢犯法”去改得四平八稳，无懈可击，倒反而显得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了。

正是在这随机的发挥中，在有意无意的偏颇中，充分表现了作家心态的自由、自然、自在。这种心态用之于叙事，则不事过度形容，用之议论，则不求剑拔弩张。一切情趣皆在随缘而生，涉笔成趣，神聊、海侃皆成文章。

自然，本书中也有龙应台那样咄咄逼人的风格，逻辑层层逼进。《可以原谅，不可以遗忘》的确是文词犀利，雄辩异常，可圈可点之格言式句子不少，但是总的说来，它只能唤起读者对她智慧与理性的共鸣，却不能引起读者对情感和意趣的欣赏，龙应台的文章已到了散文与论文的边界，选在这里，聊备一格而已。

说实在的，龙应台的这篇文章太正经了。逻辑越密，情感愈弱。散文中本该有许多闲适。英国人提倡絮语散文，絮絮叨叨聊天，甚至自言自语也行。散文的意趣冲淡平和，于达观中见深沉，于无意中见深意，乃散文之神韵。除个别例外，嬉笑怒骂过甚，一味把散文作匕首投枪，有损于散文之自然。

海外华人散文不限于叙事言情，也有许多议论。其优点正是在于自由、自在、自如、自然，如李广田论散文时所述，对自家人说自家事，毫无作态之必要。可以意气用事，也可神态慵倦，不用像大陆

散文家那样，一发起议论来，就好像面对广场上、大厅中千百双眼睛，唯恐自己的语言缺乏鼓动性，掷地无金石之声，深怕自己的精神没有优势，形象不够神气，文彩不够漂亮。而海外华人散文意趣则似乎正相反，他们恰恰唯恐自己太过神气活现，疏远了读者的心灵。白先勇的《惊变——记上海昆剧团〈长生殿〉的演出》，在海外华人散文中算不上最好的散文，但写到他在看完演出，偶然到自己40年代的旧居中参观后的议论却很能代表海外华人散文家不胜沧桑之感的风格。文章的结尾说到，他“突然有股时空错乱的感觉”“一时不知今夕何夕，身在何处。遽别四十年，重返故土，这条时光隧道是悠长的，而且也无法逆流而上了。难怪人要看戏，只有进到戏中，人才能超脱时空的束缚。天宝兴亡，三个钟头也就演完了，而给人留下来的感慨，却是无穷无尽的。真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虽然感慨“无穷无尽”，但语言却很有节制，而情感则更节制。他和张爱玲一样，善于作偏颇之论。不管人之所以看戏有多少原因，而我今日感到的原因仅此一端，此刻以偏概全，才能显出一时心头感兴之强烈。

大陆散文一度追求深化抒情，在性质上常为激情，而海外华人散文多温情。激化情感，以刘白羽为代表，其最著名之《长江三日》以色彩华丽之词藻抒激昂慷慨之情。峡中航行山势突兀，波涛汹涌，心潮澎湃，这很自然。奇怪的是船出三峡，江面开阔，风波明静了，刘白羽却缺乏相应的语言，表现心潮转缓的温情，反而去引用卢莎·卢森堡的《狱中书简》，借革命家的激情语言来维持高亢的旋律，这就暴露了其散文作品的一大弱点——情感单调，缺乏起伏变幻之妙。杨朔的情感比刘白羽稍多变化，且时有温情，但温情往往成为激情的反衬。杨朔之情往往正反相对，大希望、大失望相较，大失望又转而为大欢喜，在痛苦与欢乐两个极端做文章，最后，个

别上升为普遍,达到哲理乃至格言的境界,反复运用的结果,遂成模式,大量不争气的没出息的追随者又以杨式诗化模式实行批量生产。80年代的青年读者和目光锐利的评论家对之诟病不已。

海外华人散文中自多抒情之作,每每于回忆童年和母爱中见出真趣,琦君的《毛衣》、叶维廉的《母亲,您是中国最根深的力量》,都各有机抒,没有任何模式的烙印,但叶维廉的文笔不如琦君细腻温婉,於梨华的《别西冷花园》不失大家风范,有冰心早年的雍容和典雅,触笔生情而不事渲染,于可夸张可铺陈处淡淡带过,情愫细密而从容。这与大陆散文中抓住一点情意加以层层强化,推向极致的写法极不相同。

大陆散文过分强调火热的爱与强烈的憎,而忽略了在此两个端点之间,愠嗔怨哀等等不同层次的因素。反复强调抒情,但情感却十分单调,不断强调诗意,而模式僵化,浓烈的浪漫主义抒情,一变而为为文造情,二变而为滥情主义的作态。

散文之美,不仅仅美在抒情,抒情之美仅其一端。散文之美,尤其美在心态自由,于随意间涉笔成趣,故散文又名随笔,贵在随意走笔间见奇崛。

诗意之美,但若露出雕琢经营之苦心,则非散文之美也,刻意求诗而牺牲散文之自然,虽何其芳之《画梦录》不能为上品。杨朔散文之失,不在求诗,而在刻意之痕,且成模式,一经读者发觉乃尽坏散文之真趣。

王鼎钧的《左心房漩涡》,自然也是追求诗意的,但是与那种把抒情当作诗的唯一法门的幼稚作法不同,王先生把他的诗情,放在故事中。他在《脚印》中说,人死了,他的鬼魂要把生前的脚印一一拣回,在《天堂》中说人一生说了多少话,死后都要吞回去。他说这是传说,其实显然是他自己的杜撰,他就把自己的情致放在这些故事里。有些论者遂以为他的散文有小说的变化层次,其实这些故

事与小说无关，而是一种寓言或者童话，如果真是小说，又拿来抒情，就叫人讨厌了。

把抒情渗透在童话式的、寓言式的故事里是王鼎钧的一大创造。谁说抒情一定得与诗联系在一起呢？和这种四不像的故事结合在一起不也是情致盎然吗？

就是诗，天地也是很广阔的。把某些暂时获得权威的散文观，狭隘的诗的观念当作金科玉律岂非作茧自缚？

尽管散文中的有诗化的一体，但是散文就是散文。散文不是诗，把诗当作散文的生命，是一种基本观念的混乱，正等于在一段时期里把“假小子、铁姑娘”奉为女性楷模一样滑稽。

散文，只是在某些风格上与诗有交界或者有少量的交叉，在它本身的领域里，它是非诗的，它在被诗的审美，诗的构思所遗弃了的地方发现了自己的价值，在诗看来是煞风景的地方，它创造了非诗的散文的美。朱自清先生在著名的《荷塘月色》为不妨碍幽静的孤独的意境的创造，他牺牲了“树上的蝉声和水中的蛙鸣”，作为诗的散文自然是成功的，但并不意味着树上的蝉声和水中的蛙鸣就不可能成为动人的艺术形象了。余光中先生对于朱自清先生的散文有过苛评，认为朱自清不是第一流的散文家。这种意见也许可以商榷，但余先生的难能可贵之处，是专门为牛蛙折磨人的唉声，写了一篇妙趣横生的《牛蛙记》，余先生的成功得力于他的幽默感。

而幽默感往往与诗的自我陶醉和自我美化不同，它往往自我嘲弄，甚至自我“丑”化。

梁锡华先生的散文引起我的激赏，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有幽默感，而且有学者的渊博。但是光有学者的渊博，也有风险，那就是罗列材料，给人一种卡片汇编之感，这种毛病，传统的批评叫做“掉书袋”。在大陆散文家中秦牧曾以知识性为 60 年代的沉闷的散文开拓了一片新天地，这是他的历史功绩。但秦牧太一本正经了，这使

他的知识性与趣味性分离。其主要原因是他不善于以幽默眼光重新构造那些知识,所以,从艺术上说,秦牧的散文很难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在一些对中国当代散文史缺乏细致了解的青年读者看来,秦牧的散文多少有点浪得盛名。

梁锡华先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思路之广,学识之丰,现今大陆散文家罕可匹敌。就以《炎夏记裸》为例,梁先生以古希腊神话说到圣经中亚当、夏娃之“无衣有食”,以及魏晋阮籍、刘伶、王澄、谢鲲之徒“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时人赞之为“通达”,又联系到加拿大温哥华“裸体和平协会领袖”的宣言,骋目上下古今,驱遣中外故实,如果在一个趣味枯燥的作者笔下,可能有堆砌之感,然而梁先生亦庄亦谐之议论,时而调侃游戏,时而愤激作佯妄语,怪思警人,反语醒人,虽不刻意抒情而奇趣横生。如说过《诗经·大叔于田》中,共叙段赤身打虎,《三国演义》许褚裸战马超之后,又叙陈平离项王靠“解衣裸而佐刺船”,免得船家以为他身上有钱而杀他,“才捡了一条性命”。如果,老是这样说故事,散文家就有“消化不良腹中鼓胀”之嫌了。但梁先生妙在接下去以佯妄语作前提,层层推演,导致荒谬而不足,继之以将谬就谬、引出完全错位的幽默逻辑来:

陈平的事虽属例外,而且我们也不能每遇危难就效古人剥个精光,以求解脱,但裸体之能为国为民,却是功效奇佳的;此无他,热力四散之故也。

本来裸体事小,引出为国为民之大结果已经是违反了充足理由律,而显得荒唐滑稽了。但梁先生仍以一本正经之古典、词语和句式引伸出又一个违反充足理由律之因果关系:由于裸体热量四散,故能利国利民。这在理性逻辑上是绝对不通的,但在传达梁先生的情感和趣味方面却是妙不可言的,这已达到谐趣之极致了,写到这里本也可以驻笔了。然而梁先生笔锋仍健,又叙述了十一世纪

英国贵妇人为逼迫其丈夫减税而裸体跑马过市之壮举和西柏林数十名男女裸体参加抗议政府之游行，然后又十分庄重地作了相当理性的解释。幽默家又变成了理性的学者。庄谐互补，风格奇崛。学者写散文常常为学问所累，因而情感不够自由，姿态不够潇洒。作为一个学者在散文中能够像梁锡华先生那样放得开，是不多的。真是神聊海侃，着笔皆趣，就是说起牢骚话、疯话来，也表现出心态妩媚。他总是那么轻松，但有时也愤激，而且似乎不怕自我贬抑，说自己的散文《花街柳巷漫徜徉》其实可以干脆称为《我与妓女》。甚至说小时候，偷看了《九尾龟》，觉得其中妓女陈文仙的风神仪态“与自己喜欢的嫂嫂婶婶没有什么不同”，继而还学着庄子不知蝴蝶梦见庄周还是庄周梦见蝴蝶的名言，作反讽语，曰：“到底是嫂嫂婶婶像妓女，还是妓女像嫂嫂婶婶？”梁先生这种语言的妙处全在庄重的古典句式，密切的亲属感情与妓女低下的社会地位之间不伦不类的比附，造成了一种怪诞之感，其中有戏谑的自在，发泄而后的痛快，本来可能流为滑稽，甚至恶俗，但梁先生用之于自我调侃，冲淡了攻击意味，使滑稽与讽刺升华为幽默。

读这样的散文与读诗完全是不同的享受，读诗在于心灵的美化，而读自我调侃的散文常在煞风景的丑化中让心灵得到解脱。由此也可见出把每一篇散文都当作诗来写的主张是如何不懂得散文的特殊审美功能了。

常读海外华人的散文可以使我们的散文观念得以更新，至于我个人则常常有醍醐灌顶之感。

目 录

第 一 辑

钱歌川	美国的鬼节	(3)
凌叔华	爱山庐梦影	(9)
谢冰莹	两块不平凡的刺绣	(19)
沉 樱	我们的海	(23)
梁容若	豆腐的滋味	(27)
刘同缜	理发记	(31)
陈纪滢	除夕之忆	(35)
郑子瑜	时光倒流七十年	(38)
琦 君	下雨天,真好.....	(40)
吴鲁芹	置电话记	(46)
思 果	别离	(52)
施颖洲	菲律宾华侨义山	(60)
鹿 桥	永远	(69)
张爱玲	洋人看京戏及其他	(73)
夏志清	胡江冬秀	(81)
董鼎山	海明威的立体造型	(84)
姚宗伟	寄给家乡的明月	(90)
姚 拓	自谑谑老	(92)
黄东平	班芝兰之夜	(98)

农 妇	清晨在莱茵河畔·····	(106)
王鼎钧	脚印·····	(109)
陈香梅	零乱茶烟·····	(113)
聂华苓	怎一个情字了得·····	(117)
夏 菁	华盛婆婆·····	(123)
陈之藩	种桃栽杏拟待花·····	(128)
侯榕生	初雪·····	(132)
力 匡	阿 Q 死了 ·····	(136)
木 心	童年随之而去·····	(139)
周颖南	悼郑光汉先生·····	(146)
饶公桥	游湖谈虫说鱼·····	(152)

第 二 辑

孙述宪	适我无非新·····	(161)
叶 笛	命运·····	(170)
於梨华	别西冷庄园·····	(175)
赵淑侠	初做学生记·····	(180)
郎 云	吉普赛的旧货·····	(188)
秦 松	很不风景的人·····	(192)
庄 因	午后冬阳·····	(194)
梁锡华	炎夏记裸·····	(200)
刘绍铭	异族姻缘·····	(208)
许以祺	乡情的联想·····	(212)
周 粲	你喜欢吃潮州粥吗? ·····	(217)
水 晶	云想衣裳·····	(221)
卢 因	雪后·····	(228)
司马攻	石宫的启示·····	(231)

骆 明	粉笔脸·····	(236)
张北海	小城故事·····	(239)
周腓力	幽自己一默·····	(245)
叶维廉	母亲,您是中国最根深的力量 ·····	(255)
白先勇	惊变·····	(260)
东方白	莎河与我·····	(268)
陈若曦	骑骡记·····	(273)
林 冷	建筑·····	(279)
梦 莉	心中月色永不改·····	(283)
丛 甦	树的联想·····	(290)
亚 蓝	绵长的思念·····	(294)
李欧梵	书债·····	(299)
陈天岚	轻涛低语时·····	(302)
欧阳子	移植的樱花·····	(305)
夏 云	我读·····	(314)
简 宛	春天的滋味·····	(321)
许达然	广场·····	(325)
杨 牧	山窗下·····	(328)
王润华	我与潮湿·····	(331)
孟 沙	书的官司·····	(334)
陈少聪	春茶·····	(340)
爱 薇	不老的心·····	(349)
王孝廉	流星·····	(352)
张 挥	井里井外·····	(363)
荆 棘	辣椒的季节·····	(365)
曹又方	一株不知名的树·····	(369)
朱 立	同情韩愈·····	(376)

张 错	那些欢乐与悲伤的.....	(378)
张系园	不朽者.....	(383)

第 三 辑

林 涓	一个午后.....	(391)
施叔青	导演记事.....	(395)
喻丽清	盒子.....	(408)
潘铭荣	书奴搬家记.....	(407)
诚然谷	末日信徒.....	(411)
黄国彬	莎厘娜.....	(416)
蓝 菱	野餐地上.....	(425)
蓬 草	门.....	(428)
吕大明	英国人的休闲生活.....	(434)
洪素丽	昔人的脸.....	(439)
绿骑士	走过大地.....	(443)
程步奎	迴文诗.....	(449)
叶 子	长情默默.....	(452)
李 黎	巴黎的鲜花.....	(459)
刘 墉	蝉蛹之死.....	(466)
袁则难	打螳螂.....	(470)
尤 今	亚马逊丛林之旅.....	(475)
戴小华	松花江的神奇.....	(495)
蓬 丹	书签的归宿.....	(499)
龙应台	可以原谅,不可以遗忘	(504)
平 路	字典里的爱情.....	(512)
方娥真	花圈路.....	(514)
顾维森	心情与中年.....	(517)

温瑞安	大江依然东去·····	(521)
张 让	两地江湖·····	(536)
戴文采	逝爱·····	(545)
钟晓阳	贩夫风景·····	(550)
编后记·····		(553)

第一辑

湖水湖风，寒意袭人。站在湖滨公园，彼此默然相对，“明亮阳光下的西湖，宜于高歌，而烟雨迷濛中的西湖，宜于吹笛。”我幽幽地说。于是笛声又起，与潇潇雨声相和。

